作为勘家大院年纪最小的紫皮，双面盗贼，近来有了桩不大不小的心事。他那对标志性的大耳朵总是随着情绪起伏：不满时会微微向后撇着，兴奋时又会像小雷达似的倏然立起，身后细长的尾巴更是藏不住心思，在地面上轻轻拍打出焦躁又期待的节奏。

“凭什么总是我喊别人哥哥呀？”他蹲在院子里的石阶上，双手托着腮帮子，绒毛覆盖的耳朵随着嘟囔声轻轻抖了抖，“我才不要当最小的那个呢。”

这个念头像颗种子，在他心里悄悄发了芽。某天午后，阳光正好，他忽然从地上一跃而起，尾巴兴奋地高高翘起，在空中划出欢快的弧度：“对啦！等新的紫皮来了，我就不是最小的了！”他想象着对方乖乖喊他哥哥的画面，忍不住在原地转了个圈，耳尖的绒毛被阳光镀上一层金边，“到时候一定要让他多叫我几声哥哥！”

当【璀璨的孤狼】即将抵达勘家大院的消息传来时，小跳鼠的兴奋达到了顶点。他像颗小炮弹似的冲到书房，细尾巴在身后欢快地摇晃，一把抱住正在看书的鼹鼠先生：“哥！你听见没有！我要当哥哥啦！”

鼹鼠先生扶了扶金丝眼镜，镜片后的目光带着几分忧虑。他看着自家傻弟弟天真烂漫的样子，那双圆溜溜的眼睛亮得像是盛满了星星，不由得想起同是金蔷薇剧院的罗纳德，那个举手投足间都透着危险气息的男人。

“都是金蔷薇出来的……”鼹鼠轻声自语，修长的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书页边缘，“怕不是又一个难缠的主。”他望着小跳鼠天真无邪的侧脸，终是把到了嘴边的告诫咽了回去，只是轻轻揉了揉那颗毛茸茸的小脑袋：“你啊……”

在孤狼抵达的这天，恰巧大哥初始和其他哥哥们都有事需要外出。初始整理着衣领，眉头微蹙：“留跳鼠一个人在家，真的没问题吗？”他望向正在玄关活蹦乱跳的小家伙，语气里满是担忧，“那孩子太单纯了。”

引魂人倚在门边，黑色长发在晨光中流淌着柔和的光泽：“我倒不担心他闯祸。”他意味深长地瞥了眼窗外，“是怕某些人……太会骗人。”

被点名的小跳鼠立刻挺起胸膛，耳朵骄傲地竖得笔直，细尾巴像小旗杆似的翘得老高：“放心啦！家中有鼠，万事无忧！”他还故意踮起脚，学着大人的样子拍了拍初始的肩膀。

初始被他逗笑了，伸手揉了揉那对不安分的大耳朵：“是是是，我们跳鼠长大了。”

等哥哥们的身影消失在晨雾中，小跳鼠立刻原形毕露。他蹑手蹑脚地扒着门框，确认大家都走远了，这才捂着嘴偷笑起来，尾巴尖快乐地打着旋儿。

“嘿嘿嘿……”他对着空荡荡的玄关手舞足蹈，“终于轮到我当哥哥啦！”

阳光渐渐爬满窗棂，小跳鼠趴在沙发上，耳朵时不时机警地转动，捕捉着门外的动静。当时钟指向十点，一阵不紧不慢的敲门声终于响起——

“来啦！”

跳鼠一个激灵，几步轻盈地跳到了门口。

深吸一口气，小跳鼠努力摆出最威严的表情，猛地拉开了大门。

晨光如水银般倾泻而入，将站在门口的身影勾勒得清晰分明。

站在光中的男人身姿挺拔，一头精心打理过的银白色短发在晨光中泛着冷冽光泽，帽檐在他脸上投下一片深邃的阴影。他身着剪裁利落的白色礼服，内搭豹纹衬衣，领口随意敞开，展现出与勘探员职业截然不同的华丽气质。最为耀眼的是他胸前与袖口点缀着的璀璨宝石以及金属链饰，随着他细微的动作发出清脆的碰撞声。

然而，这份华丽之下却涌动着不容忽视的野性。那枚嵌在他耳廓的金属耳饰闪烁着冷冽的光，与他猩红色的眼眸一同，为其增添了几分不羁与危险。此刻正带着一种审视而玩味的目光，居高临下地看着开门的跳鼠，嘴角噙着一抹似笑非笑的弧度。他周身散发着一股混合着奢华与危险的气息，宛如一匹在夜色中独自漫步的孤狼。

小跳鼠一时间竟忘了呼吸。这个男人……周身散发着与他所有哥哥们都截然不同的、既优雅又危险的气息，和他想象中乖巧腼腆的“弟弟”完全不同！

等他回过神，立刻想起自己内心想过无数遍的台词。他故意咳嗽两声，双手抱胸，耳朵竖得直直的，连尾巴都紧张得绷成了一条直线：“你、你好！我是勘家最小的紫皮双面盗贼……啊不对！现在你才是最小的了！快！叫我一声哥哥听听！”

他期待地眨着眼睛，嘴角已经控制不住地上扬，露出两颗小巧的门牙。

孤狼看着这个面前表情丰富、嘴角都快咧到后脑勺的小家伙，猩红色的眼眸里闪过一丝极富侵略性的兴味。站在光里的男人微微挑眉，眼底掠过一丝玩味的光。他缓缓勾起唇角，那笑容像月夜下的狼影，危险又迷人：

“哥哥？”他的嗓音低沉悦耳，带着恰到好处的依赖，“我刚来这儿，以后可要拜托哥哥多照顾了。”

小跳鼠的尾巴“唰”地炸成了毛茸茸的一团。

他开心得差点原地起跳，连忙拍着胸脯保证：“包在我身上！以后哥罩着你！”

“那哥哥，”孤狼向前迈了半步，阴影温柔地笼罩住欢天喜地的小家伙，“能带我去房间吗？”

“好呀好呀！跟我来！”

小跳鼠兴高采烈地转身带路，全然没注意到身后人悄然落锁的手势，也没看见那双逐渐暗沉的眼眸里，盛满了狩猎前的兴味。

孤狼跟在他身后，高大的身躯几乎将门口的光线完全遮蔽。在他完全踏入房间的瞬间，手臂看似随意地向后一伸——

“咔哒。”

一声清脆而冰冷的落锁声，在骤然安静的房间里显得格外刺耳。

“哥哥，” 几乎在锁舌落下的同一刻，孤狼的声音便贴着他的耳后响起，温热的气息吹拂在跳鼠敏感的耳廓绒毛上。一只手从后面绕过来，精准地握住了他细长尾巴的根部，不轻不重地揉捏起来。“你的尾巴……一直在晃，手感真好啊。”

“诶？！” 尾巴根传来的陌生而强烈的刺激让跳鼠整个身体猛地一僵，像过电一样，酥麻感顺着脊椎瞬间窜遍全身，让他控制不住地发出一声短促的惊喘，耳朵尖剧烈地抖动起来。他困惑又慌乱地回头，瞬间撞进孤狼近在咫尺的猩红眼眸里，那里面翻涌的不再是之前的玩味，而是赤裸裸的、如同盯上猎物的掠夺光芒。

“哥哥，” 孤狼的视线极具侵略性地下移，落在跳鼠胸前那处独特的、装饰性的拉链上，语气带着一种令人心悸的、天真的恶意，“这个……是专门为我留的入口吗？” 他一边用低沉悦耳的嗓音说着，一边用空着的那只手，慢条斯理地、带着某种仪式感地，捏住了那个小小的拉链头。

“刺啦——”

拉链被缓缓向下拉开的声音，在跳鼠听来如同惊雷。微凉的空气触碰到暴露的温热皮肤，激起一阵战栗。他下意识地想蜷缩起来逃跑，却被那只牢牢握着他尾巴根的手定在原地，那处传来的、混合着细微痛楚与奇异酥麻的触感，让他腿脚发软。

“等、等一下……你别……” 他的抗议虚弱无力。

然而，那只“作恶”的手已经不由分说地探入敞开的衣襟，带着薄茧的指腹带着灼人的温度，精准地覆上他胸前一侧微微挺立的蓓蕾。先是试探性地用指尖轻轻刮擦着那小巧的凸起，感受到它的颤栗和逐渐硬挺后，便不轻不重地用指节夹住，开始缓慢而持续地揉捏、捻动。

“嗯啊……！” 完全陌生的快感如同电流般窜过四肢百骸，凶猛得让跳鼠措手不及。他发出一声带着呜咽的惊喘，身体剧烈地一颤，腿弯彻底软了下去，全靠身后孤狼坚实的胸膛和那只依旧玩弄着他尾巴的手支撑着，才没有滑倒在地。

孤狼趁机将他更紧地箍进怀里，滚烫的唇舌顺势舔舐上他脆弱的耳廓，又沿着颈侧敏感的皮肤一路留下湿热的痕迹。低哑的嗓音如同最致命的诱惑，贴着他的耳膜响起：“哥哥，你这里的皮肤……好滑，手感真好呀~” 他感受着怀里这具青涩身体的剧烈颤抖，恶意地加重了指尖揉捏的力道，听着那骤然拔高、变了调的呜咽，继续往他耳洞里呵着热气，“哥哥，身体扭得这么厉害……是想逃，还是……在邀请我？这么舒服吗？嗯~”

“不……不是的！呜…你放开…不要这样……” 跳鼠脑子一片空白，混乱地摇着头，大耳朵无助地扇动着。他想挣脱，可身体却背叛了他的意志，在那娴熟的挑逗下变得酸软无力，甚至可耻地开始发热、发烫，前端也悄悄抬了头。他感觉到孤狼的另一只手开始灵活地解开他裤子的纽扣，拉链被拉下的声音让他恐惧得绷紧了身体。

“哥哥，别抖啊，” 孤狼的轻笑声里充满了得逞的愉悦和十足的恶劣，他看着怀中小家伙逐渐被情欲染红的皮肤，听着那压抑不住的、细碎的呜咽与拒绝，慢条斯理地将他的上衣完全剥落，然后是裤子、内裤，直到他浑身赤裸地暴露在微凉的空气中。“这才刚刚开始呢~”

当最后的遮蔽也被褪去，跳鼠被半强迫地压倒在柔软的床铺上时，他已经被那层出不穷的陌生快感弄得晕头转向，只剩下最本能的恐惧和抗拒。孤狼滚烫的身体覆了上来，强势的吻，带着不容拒绝的力道，烙印在他的背脊、腰窝，以及所有敏感的地方。

“不要……呜呜……你走开……” 跳鼠徒劳地向前爬，想要逃离，却被轻易地拖了回来。他感觉到有什么灼热、硬挺的东西抵在了他从未被造访过的隐秘入口，吓得他尾巴上的毛都炸开了，“……这是什么？拿开！呜呜……我不要……鼹鼠哥！救救我！”

他的哭喊和挣扎反而像是点燃了身上之人最后的理智。孤狼一只手牢牢扣住他的腰，另一只手依旧攥着那根细尾巴作为牵引，腰身猛地一沉，强硬地挤开了那紧致湿热的甬道。

“啊——！痛……！” 被骤然贯穿的剧痛让跳鼠发出一声凄厉的哀鸣，身体痛得弓起，指甲无措地抠抓着床单，眼泪瞬间涌了出来，“出去……好痛……呜呜……不要了……求你……”

“乖，哥哥，放松……” 孤狼喘息着，伏在他汗湿的背上，并没有立刻动作，而是耐心地舔去他后颈的泪水，但扣着他腰胯的手却丝毫没有放松，“很快……就不痛了，会让你舒服的……”

他并没有说谎。最初的剧痛过后，随着缓慢而持续的顶弄，一种陌生的、被填充和摩擦带来的奇异快感开始从交合处滋生，并逐渐汇聚、增强，与痛楚交织在一起，变得愈发难以忍受。跳鼠的呜咽逐渐从纯粹的痛苦，变成了掺杂着难耐呻吟的哭泣。

“哥哥……” 孤狼贴着他的耳廓，用气音一遍遍恶劣地叫着，每一次呼唤都伴随着更深重、更迅猛的顶弄，直直撞上某一点，激起跳鼠一阵无法抑制的痉挛和尖叫，“好紧啊……吸得我好舒服……哥哥里面，怎么会这么舒服……”

而此刻的小跳鼠，早已没了之前“当哥哥”的神气，他被身后人强势的动作和体内堆积的、几乎要将他淹没的陌生快感弄得神智不清，只剩下最本能的反应。细密的汗珠浸湿了他额前的绒毛，大耳朵无力地耷拉着，细尾巴被孤狼攥在手里，成了操控他情绪的开关。他一边徒劳地向前爬想要逃离那过于激烈的冲击，一边带着浓重哭腔破碎地呜咽：“呜…怎么能这样~……停下……我不要了…呜呜…轻点……太深了……鼹鼠哥……救我…你、你欺负我…！”

“欺负？”孤狼的动作骤然停下，悬在即将带来灭顶快感的边缘，声音带着蛊惑般的低哑，“宝贝，叫声‘哥哥’来听听，叫得好听，我就放过你，怎么样？”

这突如其来的提议，像一根救命稻草。已经被折腾得思维混沌的小跳鼠几乎没有任何犹豫，带着浓重的鼻音，用软得一塌糊涂的声音急切地呜咽道：“哥……哥哥……呜……哥哥……”

这声顺从又可怜的“哥哥”，如同最烈的催情药，瞬间点燃了孤狼眼底的暗火。他非但没有停下，反而就着这个姿势，用比之前更凶悍的力道和速度狠狠撞了进去！

“呃啊——！骗、骗子……！”跳鼠的尖叫被撞得支离破碎。

“呵……”孤狼俯身，吮去他眼角的泪珠，笑声里充满了得逞的愉悦，“我的好‘弟弟’，你怎么会这么天真？叫了哥哥……当然是要让你更‘舒服’才对啊。”

他变本加厉地征伐起来，同时坏心地再次用指尖掐住跳鼠尾巴最敏感的根部，轻轻一捻。

“啊——！”

强烈的刺激如同电流般瞬间击穿了跳鼠最后的防线，逼得他仰起头，脖颈拉出一条脆弱的弧线，发出一声短促而高亢，几乎不似他自己的惊喘。他的身体像离水的鱼般剧烈地痉挛起来，前端又一次不受控制地释放，后穴也随之死死绞紧，仿佛那是他唯一能做的、徒劳的自我保护。

极致的快感浪潮退去后，留下的是铺天盖地的空虚与身体被彻底掏空般的疲惫。他像只被暴雨淋透、又从陷阱里被粗暴拎出的小动物，软塌塌地瘫在凌乱潮湿的床铺上，连一丝动弹的力气都被榨干了。那双总是灵动机警的大耳朵，此刻毫无生气地耷拉在汗湿的额发间，偶尔随着他细微的、无法自控的抽噎轻轻颤动一下。蓬松的尾巴也湿漉漉地贴在腿边，绒毛黏连在一起，看着比平时细了一圈，可怜极了。

他连呜咽都发不出完整的音节，只剩下喉咙深处断断续续的、委屈至极的气音，像受伤幼崽无意识的呻吟，身体还残留着过载后的轻微颤抖。

孤狼这才心满意足地伏在他汗湿的背上，发出一声低沉餍足的叹息，将最后的灼热尽数注入深处。他结实的手臂环住跳鼠细软的腰肢，感受着掌下肌肤仍在微微的、应激性的轻颤，如同捕获了猎物后，享受着它最后温顺的余韵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稍微恢复了一点力气的小跳鼠，扶着酸软得不像是自己的腰，强撑着穿上皱巴巴的衣服，眼眶通红、脚步虚浮地悄悄溜出了房间。他一路跌跌撞撞地找到正在书房的鼹鼠先生，像找到了救命稻草一样，一头扎进对方怀里，抽抽噎噎地告状：“哥！我、我被新来的欺负了！呜呜呜……”

鼹鼠先生看着怀里衣衫不整、泪眼汪汪、浑身还散发着浓郁气息的傻弟弟，无奈地叹了口气，推了推眼镜，平静地陈述了一个残酷的事实：“你跟我说也没用，我去了，大概率也只能一起被操。”

小跳鼠闻言，眼睛瞬间瞪得溜圆，耳朵和尾巴都震惊得僵住了，半晌，才带着哭腔难以置信地喊出声：“咋这样啊！”

委屈，真是太委屈了！